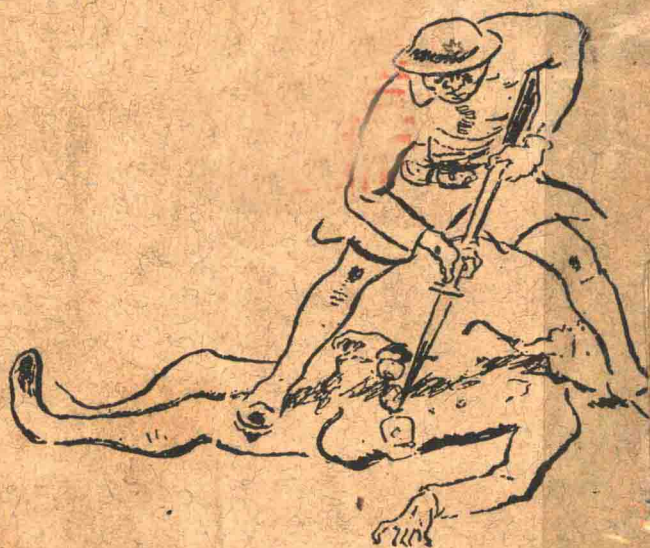


種四十第書叢小火烽

脚行地战

著 甸 君 錢



版 出 社 火 烽

售代總社活生化文林桂

烽火小叢書第四十種

戰地行脚

錢君匋

烽火小叢書第四十種

戰地行脚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

實價二角五分

著者

錢君匋

發行者

烽火社
重慶沙坪壩十三號

總經理

桂林文化出版社
桂林東江路

有著作權

禁止翻印

目錄

一	退出虹口	一
二	滬杭車中	四
三	轉上前綫去	八
四	折向要塞的江陰	一一
五	轟炸中回故鄉	一五
六	在故鄉	一八
七	離家前後	二〇
八	夜船發湖州	二三
九	袁家匯一周間	二五
十	泉水洋上的槍聲	二八
十一	湖州在烽火中	三一
十二	苕溪急流上的恐怖	三二
十三	停留在曉墅	三五

十四	砲火撲到了天目山·····	三九
十五	浙皖叢山間流亡的一羣·····	四二
十六	鄣吳村的一夜·····	四六
十七	向皖南進行·····	五〇
十八	火焰中的廣德·····	五四
	附錄	
	倖免者·····	五八

一 退出虹口

炎熱的夏日的中午。蟬聲完全佔領了假期中枯寂得比寺院還要枯寂的校舍。古舊的鐘樓的走廊上一株老槐撲過來，「日移葉蔭上闌干，」烈日把老槐的枝葉的影彷彿「月移花影」地移到了直條子的木欄間靜臥着，因為沒有一點風來吹動牠，覺得天氣有上海局面一樣的悶沈沈。

飛利浦三燈機的鈕一撥動，蘆溝橋方面的消息源源而來。我們期待着全面抗戰爆發的留校四同事，儼然以四金剛自居了。每天任和楊兩位研究着日報上的消息，推測抗戰是否會在上海展開。我和鄭每天埋着頭，製作着含有強烈的煽動性的抗戰宣傳畫，緊張到了極點，連吃飯工夫也被挪用了。赤着腳，袒着胸，我們在涼爽的夜晚中恣情地縱談着北方的戰事的得失。忽然從老遠的滬西來了一個友人，他告訴了我們虹橋事件的嚴重，勸我們不要硬到底，還是先搬動搬動。等到戰事一展開，虹口不比「一二八」時代，這次却連「暫時勿礙」的機會也不會有的了。於是第二天我就到滬西的馬路上去實地觀察，彷彿知道嚴重的人都在虹口，一路上獨輪車載的，是箱籠物件；黃包車，去滬西

場汽車，小汽車載的，也都是箱籠物件。慌慌張張地，前擁後擠着塞滿了寬闊的馬路，一齊流到蘇州河以南的地帶去，那般跟隨在車後或車上的物主，都現着一種茫然的臉色，但他們的心中却隱藏着一種無底的怨恨，怨恨那中華民族的仇寇暴戾的日本！

這樣搬移的人從虹口每個角落裏湧出來，整天整夜充塞了好幾里長的馬路，看看覺得似乎真的有些嚴重了。於是我也準備把我的物件分批來輸送到比較安全一點的地帶去。先把傢具打了篋包，從萬分艱苦種種周折中，總算在上海南站向硤石運出了，這真是我的幸運。那些我所珍愛的書籍和 Piano 之類，也都一次次難在擁擠的各色車子的隊裏遷移到了法租界。

我那三位同事，也都酌量把放在校中的東西搬走了一些。

把東西搬了以後，我們還是相約着守在古舊的校舍裏，我對於相處近十年的那座赭褐色的世紀式建築的鐘樓，非常戀慕，不忍遽然離去了牠。

十二日那天清晨，日光有點發熒，預兆着中午是將要更加熱得厲害了。上海局面似乎更嚴重了一些，外面路上的搬家者也越來越擁擠。我的小兄弟君行，因為早已向同濟大學的附中報了名，所以他早上一起來便獨自上江灣去應試了，午飯後，聽得更嚴重的消息，大約抗戰在上海啓幕，不出這一兩天了。一忽楊從外面回來，又帶來一個驚人的消息，天通庵一帶的敵軍已經向閘北出動，路人都這樣在傳說着我聽了也不去思索他是不是實在，倒想起了君行在江灣不知道怎樣了，我放下了醃飽

着血一般的紅色的繪圖案的筆，想到鄭的房間裏去瞧一瞧他的作品，君行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了。他慘白的面色，含着無限的驚恐，喘喘的呼吸使得他顫抖的說話，時時被阻斷了。

他六點鐘到了寶山路車站，站上擠滿的都是到吳淞江灣一帶去搬東西的人，到了八點鐘前後，他纔擠上了火車。江灣的姿態還是和平常一樣，只是家家都搬空了。同濟的考場裏應考的人真零落得可憐。第一場考算術，當他解答了第一個問題之後，思考着第二個問題時，主考的先生中有一位從場外匆忙地進來，宣布了請他們趕快「投筆逃難」的緊張消息，於是全場的人都騷動起來，向同濟的校門外洪流似地湧了出去。

在江灣車站上，中午強烈的日光中，候車回上海的人，從來沒有這樣擁擠過。吳淞開來好幾次蒸汽車，每次都塞滿了人，也裝不完這許多。君行始終擠不上去，站在那里發楞。有一個他的同學在他的背上拍了一下，二個人驚遇以後，商量着想步行到上海來，車站上另外有許多人也想從步行回上海，可是據說敵軍已在天通庵把路截斷，不能通過了。君行和他的同學的步行計劃也便中止。過了一回，他們又想出了一個方法：跳過軌道到對面的月臺上去候上海開吳淞的車子，那邊月臺上只有一片平靜炎熱的日光，沒有第三個人，不到半點鐘，便上了很空的去吳淞的車子。

吳淞的命運和江灣一樣，市廛的面貌還保持着「一二八」以後的輪廓，但他的骨子却早已急遽地變了。君行他們在吳淞打聽到了市渡輪，便在黃浦中從敵艦旁邊擦過，回到了上海北京路外灘。

君行以爲北四川路已經開戰，在路上躊躇着不敢回虹口來。後來打聽清楚了，沒有開戰這一回事，纔匆匆回到我的校中。這一晚留校的金剛大家都彷彿感覺到了火藥氣息似的，雖然約着守住校中，但到了深夜，我送了君行到法租界回來，不見一個踐言住在校裏。寬廣古舊的校舍全部沈浸在死寂的黑暗中，路上白天還擁擠着搬家的車子，這時却已經稀少到幾乎沒有了。吳淞路和北四川路橋這些地方，增加了幾個野豬一般醜陋的魔鬼一般殘惡的敵兵，守着快要吹起腥風的夜，見了使人只覺得心情忿怒起來。

就在這個夜裏，我們的軍隊怒吼了，掃蕩着這些奇醜的侵略者。雄偉的砲聲推動了抗日的大上海的民衆，和怒潮一般地沖激起來了。

我却無聲無息地，就在這一夜很平凡地離開了我的故居虹口。

二 滬杭車中

深夜中，砲聲連續着在遼遠的閘北傳到法租界來，我清醒在汗濕的枕上諦聽着，非常興奮。到破曉的時候，纔睡眠了片刻。

法租界已不如往日一般的清靜寬敞了，空房子都給從虹口一帶逃來的人住滿了，路上不斷來往着匆忙的人羣，有許多是看熱鬧的，有許多卻是在幹着救亡工作。我墊居在親戚家裏，陪着久病不

愈的穎，覺得太閒適了。到朋友家去走走，也沒有什麼好辦法生出來。我想，我還是回到故鄉去做點抗日宣傳吧，於是計劃着想離開上海。

我在霞飛路的一座三層樓上見到了我們的空軍轟炸敵艦的雄姿，一聲聲要求民族解放的炸彈在黃浦中的出雲艦上爆炸，晴空中幻出一朵朵的黑煙和隆隆的巨聲，敵艦的高射砲惶恐地密集放射，想壓迫我們的空軍遠去，結果卻被我們勇敢的空軍炸傷了幾艘賊巢的敵艦。就在那天，大世界前面落下了一個炸彈，有一個被難者的大腿飛起來，拴在紅錫包香煙廣告的大鐘的長針上，血淋淋地在那裏跟着長針移動。我的小兄弟和久病的穎都被這巨型的炸彈嚇得臉孔也變了顏色，想趁戰事剛啓幕的幾天裏離開上海。

病人羸弱得不能自己動一動，我們在雨後的晨光中把他扶上了汽車，在擠滿人的路上向前進發，很困難地出了法租界。

南站在「一二八」那年我曾經見過擁擠在那裏的難民，黑壓壓幾個月臺上盡是蠕動的頭顱，看不見人的身體。今天的南站，擁擠的程度覺得更加高了，擠在那裏的人連想轉一個身也不能夠了。我們七個人，扶着病人就在一個臨近車站宰牛的腥臭污穢的房子裏候車。

一列列的客車都靜臥在軌道上，肚裏都結實地塞滿了難民，彷彿許多沙田魚罐頭接連地擺在那裏。車廂外面可以立脚或攀手的地方和車頂上也都滿了人，彷彿一方方吸鐵石吸滿了鐵屑，排列

在那裏。

車站上的人一小半上了車。還有一大半在那裏鑽着擠着，想上車去。我們因為出了錢給火夫，所以安穩地爬在機車的煤頂上，那裏雖然也熱得厲害，但的確是要算最好的位置了，因為還可以呼吸到新鮮的空氣，不像車廂中擠滿了人，滿鼻子盡是汗臭。

有一個窮苦的女人，抱着兩個黃瘦的小孩，在那裏艱苦地爬上機車來。火夫因為她沒有給錢——實在她也給不起錢——不但不援手她們，竟無情地把她們推跌了下去，母子三人坐了起來，在地上無告地流着悲慘的淚。那個比較小的孩子，額前的皮還撞破了二處，流着鮮紅的血。我們幾個人替她向火夫懇求了許多時候，說盡了許多好話，纔勉強給她們爬了上來。我憎恨着貪婪的火夫，對於窮苦的弱小者這樣地不肯加以援救。

不多一會，車子長吼一聲向前爬動了。

攀住在車廂外踏腳板上的人，車行動了，振蕩力很大，他們使很危險地被掉了下來。

敵機在車頂的高空出現了，車頂上的人和我們在煤頂上的人都恐怖起來。我們聽說過機關槍掃射的厲害，因而恐怖的情形比別人來得厲害。幸虧敵機只偵察了一番，彷彿別有作用似地向別處飛去了。

車在緩緩地向前開動，鐵路線兩旁的行人道上都是要離開上海逃回故鄉去的人，挑着簍筐或

背着衣包，老年和青年，女人和孩子都有和虹口路上的撤退者一樣擁擠，他們都用非常羨慕的眼眸送着迅速地過去的火車。

新龍華站到了，滿站都是撤退的人，他們看看車廂中已擠不進人了，在那裏喟嘆着，怨恨着。到了松江站，站上仍然是擠滿了撤退的人，我望見他們不能上車的焦急的眼和臉，真要落下淚來。倘使日本帝國主義不這樣嗜好戰爭，恣意侵略，我想我們決不會遭受到這樣的苦楚的，我希望逃亡的人們都反過來吧，向日本帝國主義的手裏去奪回我們的自由和幸福！

在一望千里的平原上，火車發着吼向前迅速地 and 蛇一般逶迤地游着，經過許許多多從來不知戰禍的安適的村莊。吼着吼着，車子將馳上石湖蕩的龐大的鐵橋了，汽笛又是一聲悠長的狂嘯，盤踞在車頂上的那些機警的小心的人，都預先把身體匍匐伏倒了。那些貪看美麗的早稻將熟的金色的原野的人，沒有留心車子快要馳上鐵橋，還是挺直背脊坐在車頂。車子迅速地馳上鐵橋，鐵橋上的天棚便同樣迅速地從車頂上相距二尺來高梳過，那些直坐着不會躲避的人便演出了悲慘的一幕，他們的頭顱不擲在戰場上而給鐵建的天棚敲得粉碎，隨着「蓬」的一聲，連人翻下車去，跌在橋上，又從橋上滾落到浩浩蕩蕩的急流中沈沒了。或者他拉着行李和伏倒的人，那時連行李和人也一同被拋到了河裏，我不覺在那時驚叫起來，然而驚叫有什麼用呢？車子早已穿過鐵橋走了半里多路了。我痛心着想從死裏逃生的他們，反而逃上了死路。

車在嘉興站外停下了。遙遙望見在蘇嘉鐵路上開動的列車頂上也站滿了人，我祝福他們都能夠安全的到了各人的家裏。

剛纔在石湖蕩的鐵橋上演了一幕絕大的悲劇，車進了嘉興站在第三輛的車廂中，又發生一幕悲劇，那裏有三個體弱的人已被窒息死了。路警把他們擡下車來，同情的人都流了幾點熱淚。我們羸弱的病人，因為坐在機車上，能夠安靜地呼吸着新鮮的空氣，雖然坐了十一個半鐘頭的火車，覺得乏力一點，但總算安全的到了硤石。我們的一羣，不能不說是幸運的了。

三 轉上前綫去

故鄉是太落後了，需要有人來灌注一下抗戰的動力。我回鄉以後，就在灌注的工作中度過了半個多月的殘夏。故鄉的傍晚實在也太可依戀了，我們在廣場上用芭蕉扇撲着蚊蟲納涼時，每天所希冀着的信都在這個時候從郵差的手裏遞了過來。在那些信和印刷物中，使我不能忘記了前方將士的苦戰；同時也常常可以得到我的妻在江陰她的老家裏待產的種種。

我真榮幸，在一個郵差已經來過的傍晚，忽然郵差又遞來一封從南翔前線寄來的快信。信裏滿望着我能到南翔前線去服務，我真興奮極了，第二天便辭別了父母和故鄉，從水道悄悄地走了。

所經過的村鎮，都悠閒地躺在綠野中，讓新涼的風和日光梳沐着。住在那裏的人，一點也不知道

前線正在爲着中華民族的生存而鏖戰着，他們都優游不迫地照舊度着他們的頹廢生活。真可憐，他們這種頹廢生活只要有人來領導和改變，他們也會振作起來，投入抗戰的陣線中去的。他們何嘗不愛自由和幸福，只是生長在死水一般的村鎮中，得不到這些推動而已。

我被小汽船，公路車，火車帶到了從未駐足過的被稱爲東方威尼斯的蘇州，到站已在下午四點多了。不知是那一軍的軍隊，那些滿身是力的年青的兵，鋼盔下赭褐色的臉上，都浮着一種不可搖撼的堅強的表情，嚴肅地，在月臺上候着列車開往離蘇州不遠的前線去，爲祖國殺敵。我從他們的身邊走過，不自覺地起了一種敬虔的心。

我穿過了一道門，到一間幽暗的房子裏，向站長說明了我要到南翔去的意思，問他有沒有車子。「到南翔去的車子早已不開了，那邊很危險，你還去做什麼？」站長溫和地這樣告訴我，而且問我：「假使你一定要去的話，那末你明天再來問，到安亭去的車子明天還有，今天的已開了。到了安亭再想法到南翔去，不是比在這裏方便一些麼？」

「是的，我到南翔去是爲了友人招我去前線服務的，明天有車到安亭去，那我明天想法到了安亭再說。不過，我還要麻煩你一件事，這裏附近你可以介紹一家旅館給我嗎？」

「可以，離這裏很近有一家旅館，你如果不嫌小，不妨去看一看。」他寫了一張地名和旅館名的紙條給我，我感謝他熱心指導我這個沒有來過蘇州的人。

我拿着那張字條走到候車的大廳裏站了一回，見擁擠着的人，都是想到南京和嘉興去的。

車站外面有一排杉木建的樓，牠們都穿着一件已經舊了的斑剝的紅漆衣，敞開着下層的排門，讓候車的人們高架起一隻脚在那裏啜茶，嘈嘈囔囔地談論着敵人的飛機轟炸了那幾處地方。我從那裏走過，沿着冷靜的石面馬路尋向旅館去，拐彎走過一頂小橋，我要尋找的那家旅館就在橋頭的綠蔭裏隱現着，赭窗和白牆。因為所有的房間都被軍隊的火夫租住了，而且門前堆着不少煮飯的鐵鍋，我失望地退了出來，由着黃包車隨便拉到一家旅館裏去。通過了很多的綠蔭遮天的路，到了閶門外，纔找到了一家旅館住下了。

經過的那條綠蔭遮天的路的兩旁，草地上坐臥着很多從上海附近的戰區裏逃出來的難民。他們的頭髮蓬鬆而長亂着，臉上肌肉都饑餓得陷了下去，他們飽看了一幕幕悲慘的遭遇的眼珠，在眼眶裏呆定着，大概他們的心中有着許許多多忘懷不了的往事在縈迴着吧！也有因為在顛沛的生活中罹了病的，蜷臥在那裏哀哀地呻吟。當饅頭送來的時候，他們都被饑餓迫着凸出了眼珠，瘋狂地爭先搶取。每餐一個粗黑小巧的饅頭實在不夠他們的一飽，然而每餐能夠拿到那饅頭的人已算是幸運了，一些病弱者和小孩每天搶不到一個呢！

夜深了，夜涼了，他們沒有被蓋，任他露宿受凍。雨來了，風來了，他們沒有遮欄，儘着風吹雨打。他們也是人，原來也有家，現在呢，他們被日本帝國主義的砲火迫到了陌生的他鄉，把他們的溫暖的家化

爲一個廢墟。

我們應該爲他們復仇呵！我們應該爲他們安排目前的生活。

夜中乘着月光，敵機在蘇州上空恐怖地盤旋着整個的蘇州，便在霎那間沈入了沒有燈火的深淵裏。

我不曾見過昔日繁麗的蘇州，却目覩了現在憔悴得可憐，破碎得可憐的蘇州。朝晨到車站去經過昨天來的路上，又多添了幾羣難民，在那裏渴望着救援。

往南翔的車子昨天已經知道沒有，就是小汽船和民船，也都不往南翔了。到安亭的車子今天據說也沒有了，想到南翔前線的路是已經完全斷絕。我悵惘地站在候車廳裏發楞，許久許久，記起我的妻已在江陰做了產婦，想去看她，於是到南翔前線不成，只好折向無錫江陰去了。

四 折向要塞的江陰

在無錫公園裏參觀了被擊落的日機殘骸以後，我匆匆上了小汽船向江陰城東的一個小村莊進行了。

江陰城區在不多幾天前，已經被敵機炸過一次，燬壞了許多房屋而且死了許多居民，因爲這個緣故，所以我妻已避到離城二十來里的小村中去生產。我上岸以後，隨着一個鄉人在蒼茫的暮靄中，

走了二三里的麥田中的阡陌，到一座燈火幽暗的村屋裏。我呼喚着妻的名字，沒有一個人答應，我懷疑是走錯了人家，過了好一回，她的母親覺察到我來了，纔來招呼，並且告訴我她產後發熱，前兩天就到城裏去醫治，現在已經熱度退盡，在城裏的家中養息着。我住了一夜，天明便踏着露濕的蔓草進城去看她。

我們相見以後，非常喜悅，我坐在牀前用安慰的口吻述說了一遍路上所見的情形，她在我的敘述中又甜蜜地睡着了。

傍晚我出去了一趟，那些被炸的地方，有幾處已把彈穴填平了，頽垣修整了，只有鄉學社的房子，還留着炸後的姿態，半洋式的牆壁和柱都有點像要蹲下來的樣子，天花板上的石灰全部震落了，看去真是一所「危樓」。

九月二十日的那一天，也就是舊歷中秋的那一天，我們把中秋闔家聚餐的餐資捐給了抗日後援會去慰勞傷兵，另外我們再略備一些菜餚，想在晚上小吃，所以清晨起來，便買了幾斤豆芽菜和魚蝦之類。到了八點鐘光景，覺得天氣鬱熱得很。我們在涼棚下摘豆芽菜的根和剪蝦鬚的時候，北門外紗廠裏的汽笛，突然拉起空襲警報來，在那一陣陣淒厲的聲音中，預兆着不平凡的一日。過了一刻鐘的樣子，又一次緊急警報，隨着敵機從江陰的東面橫空而來，飛得很高，是兩個偵察機，到了江陰城區的上空，便不住在那裏盤旋，妻家的人因為經驗過敵機投彈的驚恐，都躲到一年前預築着的防空壕